

## 編者的話

自從革新號出版以來，我們獲得許多鼓勵，也有人指出一些編輯上的缺點，這些都反映出讀者對這份雜誌的愛護，我們在此要向讀者們致謝。

這一期的內容主要有『非法』住民，大馬大選以及南大的發展等篇。和上一期比較起來，這一期的內容要廣一些，增加了長堤彼岸所佔的比重，因為我們認為這兩個地區的關係實在太密切了，不得不給予更多的注意和關懷。

文藝稿方面一向來都很貧乏，希望讀者們多來稿。這一期只有草根君的『再訪波東巴西』一文。這篇文章觸及一個古老但被人遺忘或忽略的問題，即都市化的問題。對於我們這個正要邁向『國際都市』的星加坡來說，更是有着深遠的意義，值得人們深思。

在譯稿方面，由於篇幅關係，老是沒法一期登完，所引起的不方便，還請讀者原諒。

## 青年問題與言論自由

九月里，我們在報章上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金聲區國會議員王龍文醫生與內政部次長林源河先生展開了一場論戰。在「黨」「政」關係模糊的今天，這樣的事情未免有點耐人尋味。

他們爭論的內容，大家都在報上看到了。王醫生指出，政府的一些對付青少年罪犯，吸毒及不良娛樂的措施並不太成功。他認為像關閉夜總會這樣的行動只能把吸毒者逼入地下而已。他並且還建議設立青年及體育部，集中處理青年的問題。林先生在答覆中，對政府的措施進行辯護，否認吸毒者轉入地下的說法，他並且希望王醫生能提供確實的證據。他並不否認在青年之中存在着嚴重的犯罪及惡行現象，但認為這是「迅速的經濟發展」，「近乎全民就業」及「生活水準的提高」等因素所帶來的後果，「就像其他大都市一樣」，它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關於設立青年及體育部的問題，他刻意指出，政府設立的「罪犯調查委員會」進行了十二個月的縝密研究後所提出的報告書，並沒有作這樣的建議。

就這樣雙方在報章上交手了兩個回合，接下來就不見下文了。提出的問題絲毫未獲得解決。除了在心中掛着許多問號外，我們覺得有關當局的答覆充滿了官僚作風，並且對問題不敢正視，也無法提出澈底、有效的解決方法。我們必須鄭重指出：存在於我們的青少年之中的犯罪行為及不良風氣是非常嚴重的；這一代年輕人在心智上所受的荼毒，如果讓它繼續下去的話，必將在未來的歲月中招致無比巨大的災難！將青年的犯罪及惡行當作一種「繁榮病」、一種「雅症」，是一種很不健康的態度。這種態度只能使問題更加惡化而已。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認為設立了所謂青年及體育部，就一定解決青年的問題。只要造成青年犯罪及作惡的種種因素及整個污染的社會環境依然存在的話，這個問題是必然不能解決的！在目前的情況下，多設立一個部，也只是增加一個毫無作為的官僚機構而已，是根本無濟於事的。

目前我們應該正視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的青少年會那麼容易受不良風氣的影響呢？為什麼他們會對頹廢文化那麼死心塌地，毫無保留地接受呢？必須指出的是：這些文化之所以能夠迅速傳播並不是偶然的。帝國主義者為了配合他們的經濟掠奪的目標，有計劃地散播一種令人墮落的思想及生活方式。它們是以顛覆活動的方式進行的。這種文化顛覆的直接目的，在於壓抑青年的心智發展，腐蝕他們的思想。

我們的青年在面對這種顛覆活動時，往往因為沒有思想上的準備，缺乏獨立思考以及判斷的能力，便為它們所迷惑、征服了。就這樣許多人淪為這些頹廢文化及不良風氣的奴隸。「文化顛覆」的結果，使他們把錯的當成對的，把壞的東西緊緊擁抱。

為什麼他們不能作出正確的抉擇呢？為什麼他們會缺乏獨立思考及判斷能力呢？為什麼他們會缺乏足夠的思想武裝，以應付這種挑戰呢？我們的腐朽不堪的教育制度固然應該負起很大的責任，但最重要的是，整個政治環境根本不容許它們發展起來。在高壓下，我們的言論空氣是那樣的閉塞，幾乎令人窒息。言論自由的不能存在，使人們根本不能聽取多方面的意見，不能接觸正確的思想，不能把眼界放大，不能進行有益的討論。在這種情形下，再加上不良風氣及頹廢文化被容許存在並傳播，許

## 觸角



(下接第二版)

feelers

多青年於是一面倒，邪惡的勢力便在他們之中迅速蔓延開來了。這種一方面封閉言論，另一方面又容許壞影響存在的做法，終於立竿見影，造成了巨大的偏差，導致了今天的嚴重局面。

封閉言論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必須強調的是，言論自由的限制並不單表現在大眾傳播媒介上，它其實是深入到人民各層面的活動中去的；並且它的意義也並不僅止於「言論」這一層而已，它其實意味着對思想感情的表達，理想的憧憬等各方面的干預。因此，它是與各種各樣的控制活動兼行並施的。我們的青少年便一直生活在「指導」、監視、以至高壓之下。他們不被鼓勵發揮他們的創造力，發揚他們的正義感，他們的精力不被導向進行有意義的活動。許多官辦的及學校主持的青年活動只是拘限在一個很狹隘的範圍內，做着表面的工作而已。總的來說，我們的青年被逼循着一條被指定的道路走，絲毫不能越軌，否則就遭到嚴厲的懲罰。就是在這樣的一種空氣下，我們就有了像「初級學院」事件那樣荒謬的事發生了：在「國慶演出」里，學生因為在一個節目進行中時發出嗤笑，便被指為缺乏「國家意識」，結果全體被罰在太陽下站兩個小時。這就是我們的「精英學校」藉以培養「國家意識」的方法了！至於青年自動自發搞出的有意義的活動，更是遭到了無情的壓制。我們的大專學生所進行的「反巴士加價運動」，便遭到了當局以干擾，警告，恐嚇，新聞封鎖及分化等等措施對付，最后終於被壓到了下來。

高壓下的青年是苦悶的。這種苦悶可由一篇「讀者之聲」很好地表現出來。在八月廿二日的海峽時報上，一個署名「大學先修班學生」的讀者這樣講道：「我們如何去培養求知慾呢？——當我們做出一些與眾不同的事時，就被污辱為猩猩？或當我們提出一些有關我們社會的問題時即受到警告？我的許多有關越戰，水閘門事件及毒品的害處的文章為校刊所禁登，因為害怕會被「有關當局誤會」。這就是我們的「求知慾」所遭到的命運。我可以滿懷信心地說，若我們之中有「思想太監」的話，那絕不會是在學生之中的。」

就是這樣，有心向上向善的青年發現許多道路都給堵塞住了，剩下的道路都是通向奴役與墮落的！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不給予年輕人充分的自由，讓他們自己出來，組織一些正當的，有意義的活動呢？為什麼要把他們的嘴封起來，把他們的手腳縛起來，把他們的求知慾扼殺呢？！為什麼不讓他們發展獨立的精神，不讓他們把思想武裝進來，向一切惡勢力壞影響作戰呢？

青年是朝氣蓬勃的，一味的壓制他們，只有把他們推向毀滅的道路。

讓青年說話吧！讓他們自由也表達他們的心聲吧！快快開展言論自由的風氣，讓人民無比宏亮的聲音，把一切牛鬼蛇神統統嚇跑吧！

KAMI MAHU TANAH

# 我們要正義， 我們要土地！

寒梅



新山「非法」住民事件的真相

## 背景

馬來西亞雖然獨立了，可是仍舊保持着殖民地的許多特點，經濟命脈被外國資本家掌握，國家資產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在城市化及工業化的政策下，農村經濟遭受破壞，大批農人一方面爲了求生，一方面希望到城市中找到好的就業機會，因此大批地湧入城市，來到城市后，在激烈的競爭下，他們淪爲工人，勞工、司機等，日夜操勞只換來每月區區的一兩百元，在物價高漲，城市大鬧屋荒的情形下，房屋成爲這些人最大的問題。至於政府所謂的土地發展計劃，廉價住屋計劃，真正得利的亦不是這些窮人，而被少數資本家所利用。面對着種種的問題，人民爲了要生存便迫於在一些荒地上建立起他們的家園，就形成了「非法」住屋的問題了，單在吉隆坡，就有60%的「非法」住屋。

近年來，在新的經濟政策及受新加坡經濟發展的影響下，基于同樣的原因，新山也產生了「非法」住屋，佔了全人口的40%。

X X X X

在今年七、八月間，有些人家在離新山三哩的電台附近的達昔烏達拉，搭起簡陋的家，竟無人阻擋。這時正是選舉期間，該區國陣黨候選人會口頭答應他們建屋；而副總理胡先翁曾在8月17日NONG CIK的競選演講中向「非法」住民保證，他將與當局談判，在他們未分配到屋子前，不拆他們現有的「非法」住屋。消息一傳開，需要土地的貧苦大眾，都湧來這里了。他們拿出了辛苦儲蓄下來的血汗錢或典當財物或向朋友借貸而湊成500至1000元，在朋友的協助下，把大片荒地剷平，美麗的山坡搭起了一間間簡陋但溫暖的木屋。有些門前還種了木薯、木瓜、香蕉等作物。他們只希望這一次真的能安居下來。土地局並未來拆屋反而逐家發給一個號碼。於是山坡上的屋子漸增至三百多家。爲了感激黨領袖的「寬宏大量」，他們把所住地方命名爲胡先翁村和國陣村。選舉終於來了，國陣上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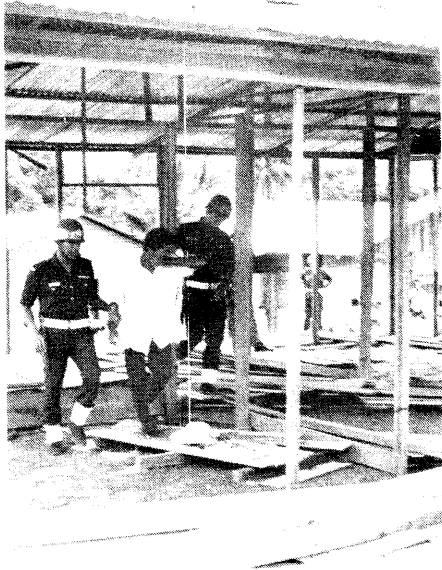
不幸的日子終於來到，9月8日，當人們出外工作時，土地局官員在鎮暴隊的陪同下，帶了大批拆屋人員來華人居住的國陣村，把五十多間木屋拆除。而以巫人居多的胡先翁村也難逃惡運——都接到通知，限7天內拆屋搬走，否則將採取行動。天啊！只有七天！叫他們攜老帶幼的往那兒去呢？況且禁食節已屆，禁食期間，竟無安身之處，豈不是太不人道了嗎？「就因爲窮，我們才來這里。我們

是被迫着非法的。如果我們有選擇，我們決不做『非法』住民。」他們並不奢求什麼，只要一片自己的土地，一間可以蔽身的屋子，沒有水、電也不在乎，然而即使這麼小的要求，當局都不能滿足他們。他們的代表見了土地局、州政府、州務大臣甚至蘇丹，也打電話給副總理以及他們選出來爲他們服務的國會議員。但結果只有使人更悲憤與失望。限期一天天迫近了。9月13日他們只好打電話給與大學生會請求協助，馬大學生會代表及人民社會黨總秘書就于當天趕到，向州務大臣及土地局理論，但亦無結果。

9月14日，代表們四出奔波，這是期限的最后一天，明天土地局就要來拆屋了。有辦法的人已陸續搬走，只剩下68家無家可歸。一批關心他們的星大學生到來慰問，而仁慈的阿拉呀，爲什麼你不能叫那狠心的當局動一動慈心呢！

9月15日，這可怕又可恨的一天到了。苦難的人們都不去工作，男女老少守在自己的家里，準備迎接一場大戰鬥。早上八點多，一大批紅頭兵（鎮暴隊）、警察打領帶的土地局人員以及便衣人員，拿了電鋸、手槍、機關鎗、來福鎗、警棍、催淚彈，氣勢凶凶地來對付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一雙雙憤怒的眼睛望着他們，一聲令下，拆屋隊揮起鋤頭、電鋸，拆下一塊塊的木板。但人們還守在家中，嬰孩還睡在搖籃里酣睡，小孩緊緊地圍在父親的身邊。害怕的看着這殘暴的一幕！讓他們小小的心靈留着不可磨滅的印象吧！讓他們記着這些仇恨吧！父親們憤怒地注視着，沉默的抗議着。有人拿着可蘭經跪下苦苦哀求：「以真主阿拉之名，請不要拆吧！」有人高喊着，罵着，有人悲慟大哭，有人默默流淚：「我與妻子三十年的積蓄就此完了，你們好狠心呀！」但是長官說：「你們是非法的。合法與人道是兩件根本不同的事情！木板已被拆充公，剩下搖搖欲墜的屋頂和四根柱子。拆屋隊要死守屋內的住民出來，否則就是犯法，要被捉的！『保護自己的家是犯法的嗎？』『你拿走了我一生的積蓄，都是合法的嗎？』警察們無話可說，於是把一家大小及馬大學生帶走了。人社黨的總秘書義憤填膺，衝入屋內，不肯出來！軍警人員幾雙手一起出動，把他帶走。臨走時，他說：「如果法律是用來對付窮人的，我們沒有選擇，只有反對它！」其中有個住民，曾爲拆屋工人。過去他拆屋，今天被人拆屋。激動的要汽油把屋子燒掉。拆屋工人也是勞苦大眾，他們了解窮人的困難。他們很多也是「非法」住民，眼看這一幕，不禁暗自流淚。但他們不能抗命，否則一家人的生活將成問題，好忍心呀，窮人竟被用來對付窮人！

求情，抗拒都無濟於事，大家便決定自己動手



拆屋，以保留那些木板，於是默默的親手毀掉自己辛辛苦苦建起的木屋……見他們自己動手拆屋，拆屋隊便停止了工作。

中午，早上被捕的人經過警方盤問之後，由於找不到藉口，無條件釋放。眼見敢為正義坐牢的親人回來，人們怎會不感動？就在這時，星大馬大的學生送來食物，雖是小小的幾片麵包，一杯淡水，却使苦難的人們在悲痛之餘，備嘗人間的溫暖。

下午兩點，山坡上的屋子都拆得七零八落，淒風淒雨，大人小孩在沒有屋頂，或沒有牆的破木屋中縮成一團。

男子組成一支工作隊，在微雨中，逐家慰問並幫助他們把木屋重建起來。還在村口挖溝，以阻土地局剷泥車到來。看呀，他們並不是孤立的！團結終歸是力量！

9月16日。大家知道當局將會在禁食節前拆完所有屋子。果然不出所料，這天早上八點，一批人馬又開到。這次換上了一批較年青，閱歷不深的拆屋人員，不由分說，便折起屋來。雖然大批星大馬大學生嘗試勸阻，却無法改變當局拆屋的決心！連一個出生僅六天的嬰兒也得不到寬容，母親抱着他哀求着，執行任務的女警流着淚求母親離開……。

屋子拆完了，到那里去呢？他們走投無路，決定去找州務大臣理論。氣憤的男子，抱着嬰兒的女人，拉着孩子的老人，穿着校服的中、小學生，一起走向柔佛州政府大廈去請願。他們高喊着：「我們要土地！」「我們的孩子今晚睡那里？」「州務大臣在那里？」

州務大臣早就從後門溜了。他們便在政府大廈前草坡搭布篷，繼續他們的鬥爭。就這樣三百多個「非法」住民在這裡過了不平凡的七天。

在七天里，支持者不斷從檳城、吉隆坡、新山、新加坡趕來。各族的學生、工人、公務員以及各階層人士都支持他們的正義鬥爭。他們送來現款、食物、用具以及藥物。從一開始的搭營、煮食、看顧小孩，到建築工地拿水，搬木板鋪地等，都有人自動來幫忙。還有醫生免費為小孩看病。這種物質與精神上的熱烈支持給營內的人們帶來莫大的鼓舞。他們深深的感到這不只是一場為自己利益的鬥爭，也是一場代表着大多數沒有土地的貧民向當局爭取土地的正義鬥爭！他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他們知道在他們後面還有無數的各族同胞支持着他們。聽聽婦女們怎麼說吧：「坐牢就坐牢，即使是死我們也不怕！」

那幾天常下大雨，雨水打入營中，天寒地凍，很多孩子都生病了。他們給蚊子叮，皮膚生瘡，但勇敢的母親為了伸張正義，即使孩子怎麼苦，她們還要繼續鬥爭下去！她們是疾風中的勁草！有幾家住民由於拆屋事件沒有上工，以致被老板辭退——失業了，真是屋漏偏逢夜雨！雖然處身困難，信奉回教的馬來同胞們還天天守齋，每天清早三點多，就有人起來煮飯，五點鐘，大家一起吃飯，一直到晚上六點半才吃晚餐。每晚八點正，舉行回教祈禱會，大人孩子坐在營前，向仁慈的阿拉禱告，希望能喚回州務大臣的慈心，聽他們的申訴。但這似乎是妄想！祈禱過後，住民及學生發表演講，使支持者了解他們鬥爭的意義及他們所受的壓迫。於是來支持的人一天天增多。

還有一點，就是「非法」住民包括華、巫、印各民族，他們在營中守望相助，互相打氣，合作無間，可見各族窮人是分化不得的！

9月18日，七十多名星大及工藝學院的學生向大馬最高專員公署遞請願書，抗議柔佛土地局拆除百餘間「非法」住屋，並要求給這批貧苦人們土地以重建家園。

9月19日凌晨三點十五分，營地被警察及鎮暴隊重重包圍。警察逮捕了五人，其中二人是人社黨總秘書及新山秘書，二位馬大學生會領袖還有一位是「非法」住民代表。他們於當日下午在新山推事庭被控於九月十日（拆屋的第一天）自願阻撓政府人員執行任務。他們五人否認有罪。結果被扣押一週，說是為了調查起見，不准保釋出外。當時法庭內外擠滿了兩百多人。這次逮捕嚇不走他們，他們要堅定地繼續鬥爭下去。直到爭得土地為止。當晚有40多名馬大學生漏夜乘巴士從吉隆坡趕來慰問。馬大學生會也打電報給當地及世界各國的學生團體告知此事。

9月20日，有兩千多名馬大及農大的學生為了

追隨馬大學生會的宗旨——為國家最高利益而獻身——馬大學生組織了學生論壇和示威。在總理公署抗議並遞請願書。要求政府立刻無條件釋放所有被捕的人士及要求柔佛州政府盡快解決「非法」住民的問題。

9月21日，因政府沒有答應學生的要求，馬大、農大學生3000人又再次抗議，他們從聯邦大道和平地步向總理公署，但中途却被聯邦鎮暴隊所阻撓。他們向在場的學生及公眾拋擲催淚彈，甚至毆打學生。有十餘名學生被捕，一些人受傷。最後學生被迫回到馬大校園內。當天下午，為了防止繼續示威所帶來的不良後果，並為集中力量，使政府答應要求，馬大學生理事會及其附屬的35個團體的代表開會，成立了臨時最高委員會。和平接管馬大並停止校園一切的活動，直到政府答應他們的要求為止。就在當天晚上八點多，一些由馬來語文協會，伊斯蘭協會及馬來武術協會的馬來學生，組成自稱為「愛國最高委員會」，攜帶着木棍、鐵板、有釘的木板等武器跑到「臨時最高委員會」的行動中心，用武力威脅在其中的學生領袖，強迫他們離開那里並放棄他們接管馬大的決議。這批馬來極端學生準備展開一場血戰，強行推翻學生會，並擅自稱為「新的學生政府」。他們一面說是支持「非法」住民，另一方面却又強烈的譴責為支持「非法」住民而舉行的學生示威。他們宣佈支持政府，並把馬大的掌管權交還馬大行政當局。他們這一切的行動，受到馬大各學生團體的反對。而馬大教職員協會也公開譴責他們。認為他們所做是非法的，他們不能代替馬大學生會。但政府及馬大當局却承認他們，並讚許他們的武裝行動。

好像安排好似的，在第二天（9月22日）清晨五點，柔佛州政府大廈的營帳被大批軍警包圍，要他們一小時內拆離營地，「非法」住民商量過後，大家都有堅強的斗志。他們寧願被捕也不屈服！一小時過了，在小孩的哭聲，大人的叫罵聲中，營中有20多名男子（包括2名星大，5名馬大學生）26

名婦女及40名小孩，被軍警逮捕，押上軍車到警署去了。接着警方把他們的營帳、布條、木板全部拆除了。當天下午，新山推事庭外有兩百多人在雨中遊行。被逮捕的40多個大人被控以非法佔據公地，觸犯了國家土地法令。在這法令下最高罰款是一萬元或坐監一年。大家都一致否認有罪。法官不管他們的困難，要每人付一千元才能担保出外，等待明年正月的審訊。26名婦女先保釋出外，他們走出庭外，庭外民眾歡呼，却被鎮暴隊干涉，三個馬大學生當場被捕。婦女孩子們被安頓在老人院及其他地方過夜。

9月23日，吉隆坡的馬大學生繼續罷課抗議。農大也示威。當天早上新山法庭也准20多名「非法」居民和學生保釋出外。

9月25日，馬大當局宣佈中止馬大學生會的活動。而馬大的理科、醫科、工程及農科等學生繼續罷課，檳城理大學生也舉行示威，抗議政府無理對付新山的「非法」住民及支持馬大學生的活動，他們還發起為「非法」住民的捐款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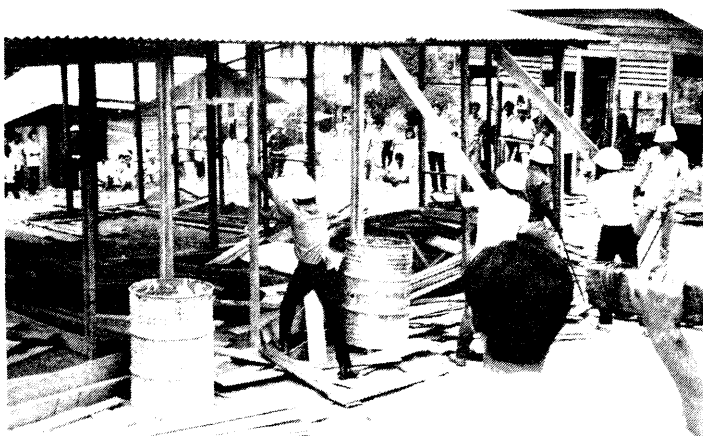
9月26日，事前被捕的人社黨秘書和馬大學生以及「非法」住民代表，也在新山推事庭獲准每人以200元保釋在外，待明年2月聽審。這次在法庭外支持的群眾達一千人，交通為之阻塞。

9月27日，馬大理事會批准中止馬大學生會的活動，而馬大學生仍繼續罷課。

此事至今未了，新山「非法」住民被釋放後，曾嘗試再度建起一「長屋」，但即刻被當局拆除。現在他們有些寄住在親友家中，有些則合租一小屋，有些還在電台山下私人土地搭起臨時木屋，但他們不可能長久如此，他們還是要有個家的！

雖然這次新山非法住民不能成功地爭取到他們的土地。但這次事件却赤裸裸的暴露了全馬「非法」住民的問題。學生也由於此事，第一次直接認識到大馬的貧民問題，並使他們親身體驗到當學生真正關心並參與社會問題時，當局會採取什麼行動。此后世界各地人民也真正明白了大馬政府所常掛在

嘴邊的「維護土著特權」的政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不過是奪取選票的一個謊言，實際上又有幾個貧苦土著真正的得到當局的照顧呢？再者，人們不禁要對民主形式選舉發生疑問，因為國陣已在這次事件中，暴露出它在選舉前後對「非法」住民政策的言行不一致，這事件也告訴人們法律不過是當權者用來控制貧苦大眾的工具。人民的許多基本權利都在「非法」這名義下斷送了！一次教訓，一次的經驗，全馬各地的「非法」住民，今已得鼓舞，他們將更團結更有信心地去爭取本屬於他們的土地！！



# "愛國最高理事會"

## 非法奪取馬大學生會的權力

一九七四年九月廿一日晚上八點半，一小撮學生在「愛國最高理事會」的名堂下，採用暴力非法奪取馬大學生會的權力。他們宣稱「代表大多數的學生」和為了「學生的最高利益」而採取行動。馬大學生會被他們指責為已經「乖離」和被外來份子「利用」，因為他們支持新山「非法」木屋居民的合理要求，以及因為馬大學生會要求即刻無條件釋放被逮捕的人，包括學生理事會的秘書和另一名第十六屆理事。馬大學生會被指為「乖離」是因為它已成立了臨時執行理事會並在廿一日下午二點半開始掌管大學的行政權。事實上這一項行動是在所有團體代表出席馬大學生會的會議中所一致贊成的！這是該非法集團的最大欺騙，他們不尊重馬大學生會的章程程序；他們的這項非法行動是為了個人的以及背後利用他們的有關當局的利益所使然的。

為什麼示威？

是什麼事情導致馬大學生會廿一日的示威和關閉大學呢？

在九月八日，十五日及十六日，馬大學生會被告知在新山達昔務達拉地區的一百五十家居民在柔佛州政府不給予道義的考慮和任何其他選擇下被驅逐和把他們的木屋拆毀。在居民們極須給予援助的要求下以及符合馬大學生會宗旨之一的「為國家最高利益而獻身」下，因此在九月十四日，馬大學生會派出代表前往調查這事件的經過。緊接着便是給予這些居民支持的行動。柔佛州政府遲遲不肯解決這項問題。在十九日凌晨三時十五分，他們逮捕了五個人，其中包括希沙慕汀、達斯同志（馬大理事會秘書）以及第十六屆理事，尤魯士阿里同志。為了抗議當局這種高壓的手段，馬大學生會展開了「民主壇」（*Sudut Pidato*）演講以及在20日及21日舉行示威。示威的目的是：

(1) 要求政府即刻無條件釋放被逮捕人士，包括兩學生。

(2) 要求當局盡快解決達昔務達拉的木屋區居民們的逼切問題。

因為這兩項要求沒有被當政者接受，馬大學生會再次示威提出相同的要求。21日的示威是準備從聯邦大道遊行到總理公署。這項和平示威遊行被聯邦鎮暴隊（*Federal Reserve Unit*）阻止，這就造成聯邦大道的交通阻塞。聯邦大道阻塞的原因不是因為學生在路旁和平示威而是因為FRU的阻擋所引起的！FRU並向和平遊行示威的隊伍

施放催淚彈，逮捕好多學生以及驅散大部份學生。

因為當權者和鎮暴隊採取強硬的態度和不讓學生進行和平示威，並且想要推掉和轉移學生們的合理要求，因此馬大學生會召開了一項包括所有附屬團體和七個宿舍管理委員會（*J.C.R.C.*）的會議，在會議上，這三十五個團體的代表一致贊同為了防止繼續示威後一切可能發生的不良後果，學生必須集合在校園內並接管大學行政。只有掌管大學行政，馬大學生會才能繼續發動同學促使政府答應這些合理要求。這次會議之後接着就成立了臨時執行理事會，所有準備工作都在和平中進行。

大概在七點至八點晚上，一小撮自稱為「愛國最高委員會」的學生集合在文學院。八點半左右，他們直接沖入臨時執行理事會的各個據點、安全委員會的辦公室、校園入口處和學生會的秘書處。他們使用暴力強迫臨時執行理事會離開以上各點。在侵佔秘書處時他們帶有鐵條、木棒，裝上鐵釘的木板以及其他的武器。第十六屆的學生會會長和一些學生會理事被反折着手強迫到東姑大禮堂（*D.T.C.*）

馬大學生會是一個合法的團體；是一個得到廣大學生支持及不受外來集團所利用的團體。「愛國最高理事會」是非法成立的，是一個外來份子所控制並作為某集團的工具。這次的非法奪權行動就是受該集團及外來份子所唆使，這集團企圖分裂校園內的學生以及挫敗馬大學生會的所有合理要求。

「愛國最高理事會」的非法奪權行動是利用暴力和強硬手段進行的，他們衝進秘書處並與馬大學生會秘書處對抗。「愛國最高理事會」自稱是代表大多數的學生，實際上他們是違反章程和非法的。「愛國最高理事會」是無效的非法組織，它根本不足以代表廣大的馬大學生。

馬大學生會呼吁所有委員繼續鬥爭和團結一致來反對非法的「愛國最高理事會」的奪權行動。馬大學生相信廣大的學生群眾知道他們是無效的，是不能代表所有學生和不義的。最後馬大學生會將採取適當的行動以及呼吁各委員站穩崗位和堅決作為十六屆學生理事會的后盾。

奪回馬大學生會的權力和代表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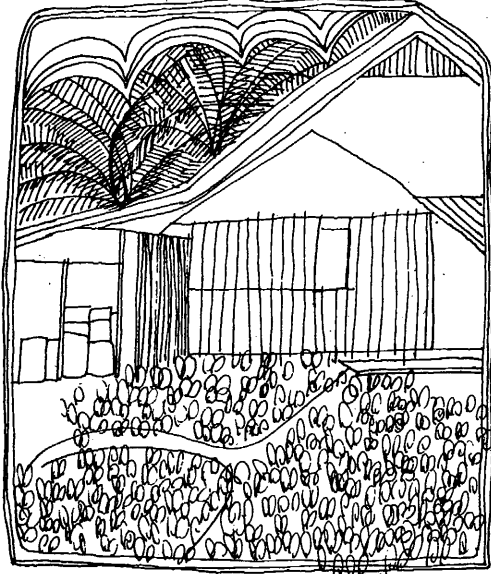
馬大學生會堅決要求即刻無條件釋放被逮捕的人士。

馬大學生會要求木屋區居民的問題即刻得到解決。

【本篇是星大中文學會譯自『馬大學生理事會會訊』的馬來文稿。】

再言方

# 波東巴西



草根

玉珍的腳腫了起來，多天沒來上課，學生約我去看她。她住在波東巴西，放了學就去。我們由寶籠崗路那邊進，因為布拉底路那邊已經沒有人家了。

我們在路口，每人出兩毛錢，買了兩塊錢橘子，便浩浩蕩蕩進村。路很窄，只能容一輛汽車通過，汽車一過，便揚起滾滾沙塵，而行人幾無立足之地。

兩旁都是屋子，離馬路很近，有點像馬來亞的華人新村<sup>⑤</sup>。當然也有新村所面臨的問題：如溝渠淤塞，路面保養不好，排水不良，屋宇不修和不合衛生等問題。說像新村，却比新村更擁擠，一屋緊貼一屋，沒有半點空隙。由於路窄，學生都要排成一字長龍隊，緩緩前行。近路口多是商店，雜貨，水果和咖啡攤，早上還有巴剎，我們還看見一兩間一眼望穿的廟宇，雖然小，香火却很旺盛。

再走進去便是住家、華、巫、印族雜處。波東巴西以菜著名，但這是過去的事，今天我們來，幾乎看不見菜。原因是靠近寶籠崗路這邊多是住家，靠近布拉底路那邊才是主要產菜區，而這個產菜區已被剷平，建高樓大廈，以後這裡是另一個大芭客。

我一路走，一路找那個大池塘（廣東人好像叫芋峽塘）。我在三年前來過，而且在橋上流連了片刻。於是我嚷：「塘呢？橋呢？」學生說：「還沒有到呢！」就笑了。

走了十分鐘，來到一間學校。學生說：「這是母校。」她們不說，我怎樣也不會想這是一間學校。它與普通的亞答屋沒有分別：簡陋、矮小，且靠近路邊，沒有籬笆，沒有門，路人隨時可駐足而觀。於是課室靠路這邊都釘密了木板，從縫里望進去，又暗又小，想必很熱。沒有籃球場，也沒有大禮堂，鄉村與城市學校的設備差得太遠了，這對兒童來說，不是很不公平嗎？吸一口氣，想想幾十年前華文教育就在這種情況下苟喘掙扎，將來情形會如何？一成不變？還是調整自己作出反應？無論如何，我對在這裡掙扎圖存的人肅然起敬。他們還是「傻」勁十足的幹下去！

離學校不遠就是玉珍的家。家前是一個很小的零食攤、賣糖菓、水果、冰水之類，都是五分、一毛的貨色。玉珍的父母看見我們來，很是高興，趕快請到里面坐。十二個人把他們小小的房間擠滿了，連書包也放不下，只好擺在外面。她們搬出了所有凳子，還是不夠，有的站，有的兩人坐一張。打量他們的房子——小、暗、熱。在古老的高腳鐵床

上面，加了一層自製木床，這就是她們的「雙格床」。站在床上可以摸到亞答屋頂。這牀又笨重又佔地方，足足佔了房子的一半，除了牀便是一張圓桌，一個小書櫃，一把風扇，一個麗的呼聲，此外再容不下其他東西。我摸着桌子沉思，玉珍的大小楷、筆記、測驗都是在這種情況下寫出來，讀出來的，她還能寫出這樣娟秀的字體，讀出這樣好的成績呢！（玉珍的大小楷是全班最整齊端正的，常常貼堂，華文成績也是中上）。

學生一窩蜂的問玉珍的腳怎樣了？什麼時候能去上課？又七嘴八舌的告訴她這幾天有什麼功課，哪一天要測驗金工……玉珍的母親也忙着，洗杯倒水，還叫我們吃親戚送來的餅干。一個饞嘴學生，指着攤上的西瓜說：「閩土的西瓜！」（那天我們上課剛講到魯迅的『故鄉』，講閩土夜里管西瓜的故事），阻止也來不及了，玉珍的母親立刻割了一個又甜又清爽的大西瓜給我們吃，這西瓜足足有五、六斤。過后一個較懂事的學生批評那個饞嘴學生道：「這個西瓜，可以賣好多錢啊，我們白吃了人家的，豈不是叫人家損失嗎？人家又不是很有錢……」

在西瓜、笑語中，我們坐了一個多鐘頭，可能因為吃了西瓜，也可能因為大家的一股熱情，在這樣一個「烘爐」底下，我們一點也不覺得熱。后來我建議去看那念念不忘的橋。玉珍說：「沒有橋了。橋要塌了，他們便用泥做了條堤。」

在聯絡所（這一帶最「豪華」的建築物）的后面，我看見那道堤，它將塘一分為二。塘小了，但還是那麼美，環塘有許多亞答屋，許多椰樹。塘上還有人釣魚，我們一字排開，雙手抓住鐵絲網，貪婪的看這熱帶鄉村風光，我們都知道，兩、三年后，這里將只有鋼骨水泥森林，而沒有青蔥的椰樹。所謂熱帶鄉村風光只能到回憶里去找了！

不知哪個提議大家來「集體創作」——每人將所見說出來，一人一句，匯集成「詩」。於是我先說：「塘上飄着小船……」

「美麗的姑娘在塘邊洗衣裳……」

「繞塘的馬來浮腳屋破破爛爛……」

「椰樹葉兒飄呀飄……」（這顯然是受一首歌的影響）

「我看見……哈，哈……我看見許多廁所，就在洗衣服的姑娘身旁……」

串到這里，一個學生忽然打岔：「先生，為什麼他們這樣骯髒，在塘里沖涼，又在塘里洗衣服，又在塘里大便……」

為什麼？！

問這樣的問題，大家的「詩興」都盡了。

告別了玉珍，由一個學生帶路，沿惹蘭波東巴西走向布拉底路，我們看見桑樹，還偷採了幾個桑椹，學生高興得不得了，因為這是第一次看見桑樹，沿途又參觀了一家製香燭的小工廠，由於七月中元節將屆，工友們正在趕製大香（有兩三個手臂的粗），學生便問這香要賣多少錢？接着又觸發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在慶祝節日上……

惹蘭波東巴西沿河而設，這河對波東巴西的村民來說，一定不會陌生，它灌溉着兩岸的菜園，農民都用抽水機抽取河水灌溉西洋菜。但它也有不聽話的時候，雨季時，它常氾濫成災，以致兩岸的作物、家畜受損，1969年還釀成三十多年來最大的水災，使村民蒙受慘重損失。今日我見它，污濁、沈默，猶如一潭死水，往日雄姿，已不復存在。似乎已意識到自己將失去作用，變成另一條默默無聞的大水溝。

我們沿河走，河上架着無數（本來我們一道道的數着，到了后來數亂了，不知有多少道）小木橋，這橋連接河的兩岸。我們看見了碩果僅存的幾家菜園，在黃泥充斥的荒地上，像沙漠中的綠洲，發出異彩。學生對栽在水里的西洋菜特別感興趣。可惜今天的西洋菜已不是以前我所見的，三年前來訪問時，西洋菜又青又嫩，水滿滿的，菜葉很肥；今天的西洋菜，又黃又乾癟，葉上還蓋了一層黃塵。過了云峰廟，景物又變了。一片荒涼——塌了的亞答屋，倒了的果樹，壞了的橋樑，長滿了拉浪草（茅草）的菜園，爬滿了牽牛花，新娘花的籬笆……荒涼。

周圍還圍了鐵絲網，豎起一個牌子，上書：「政府土地，不得進入，違者將被提控。」（大意）想當年，老師帶我們「下鄉訪問」，要我們「關心民瘼」，一幌又是三年，那時的波東巴西，生氣蓬勃，菜園處處，茂盛青蔥，一畦一畦綠油油的蔬菜，使人看了心花怒放，如今人、物皆非。那些被我們訪問過的老伯、阿婆、大姑，不知去向。他（她）們一生務農，在遼闊、自由的土地上生長，成長以至衰老，現在却要他們遠離土地，住在四面鋼骨水泥、草木不生的組屋里，要他們在四十、五十、六十歲的這個年齡轉行，去適應一種他們從未適應過的生活，那種滋味如何？我覺得不只是職業的問題，這是對於一個人的精神的扼殺！

註：華人新村，是在馬來亞緊急狀態（1948—1960）時出現的。當時英政府為了使人民與馬共隔絕，將野外的華、巫人民移植到一個個用鐵絲網圍着的新村居住，由於遷移計劃匆促，許多新村都沒有起碼的設備，到了今天，因多年得不到政府照顧，顯得更簡陋。



# 由 櫥窗經濟 到 櫥窗政治

松

某位從政者曾把新加坡的經濟稱為『櫥窗經濟』，他認為新加坡就像是百貨商店里擺設得異常吸引人的櫥窗。在這櫥窗里擺的正是這間百貨商店所具備的貨物。這些貨物原來並不是在櫥窗中而是在倉庫中的。這個比喻實在太妙了；可見此人腦部頗為發達，據說他後來終於做了什麼天堂國的國王了。

櫥窗經濟的確是這個賴轉口貿易起家的新加坡一個很恰當的寫照了；世界各地都通過了我們而買到他們所要買的東西。例如橡膠、錫、米和木材等東南亞所富有的原料；但這些原料在我們的土地上並不存在。

有了這樣一個櫥窗經濟便要有一個櫥窗政治來相配合。新加坡是「民主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反映在政治上便有了櫥窗民主和櫥窗社會主義。

先來談談櫥窗民主罷。新加坡的一黨國會，曾給外人說了不少閒話。這是我們所感到遺憾的。其實困難在於我們一直沒有一個『櫥窗反對黨』。六三年以前我們的反對黨太過認真了，隨時可能「赤化」新加坡；以後的反對黨又不夠正經，選舉時連按櫃金都會輸掉，真是丟臉。我們當前的急務便是向美國、英國學習，像共和黨和民主黨或勞工黨和保守黨這樣的兩黨國會才是我們所需要的櫥窗民主。不過，請大學生來國會中坐在反對議席也是一個權宜之計。只是這些青年人正如教育次長麥馬德先生所形容的那樣是富於理想的，對於不正義的事情是無法妥協苟且的。萬一這些青年人在國會中也認真起來的話，倒會使情況變得很尷尬的。這一點在物色人選時是必須注意的。

民主政治除了投票選舉這個特殊的事例外，另一個特點便是所謂群眾的參與(MASS PARTICIPATION)。這個是很重要的，而且我們也做得很不錯。從以前的買國貨運動，排除候車運動到現在的杜絕罪行運動和防止車禍運動，林林總總，多姿多采，令人應接不暇。這些運動都是群眾參與的例子

：民衆聯絡所、學校、社團都舉行各式各樣的節目來推廣和發揚這些運動的主題思想。

從這許許多多的群眾運動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很重要的趨勢和精神，我們總是用「宣傳，說服和教育」的方式來推行這些運動；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才通過立法。真的，這樣做是非常不得已的。但是，先立了法再來推行運動，這肯定可以使到這個運動空前成功的。『防止車禍運動』便是一個好榜樣。接下來或許還會有諸如『天橋運動』或『小家庭運動』之類的東西出現了，讓我們來注意國會的立法罷！

最後一點我想提的是對書籍、雜誌的開放政策。最感人的例子莫過於喬治的『李光耀的新加坡』一書了。這本書對我們的總理先生一向來那個高大的人民英雄的形象有着不良的作用。但文化部卻能讓她在這里暢銷；這是令我們感到驕傲的一件事。這除了證明新加坡是允許反對的聲音存在的之外，也證明了總理是一位心胸廣闊的人物。在雜誌方面，遠東經濟評論是一個好例子。這份香港的英文雜誌，在談到有關本地政治的文章中都是一些不順耳的話，總是寫不太光榮的一面；這居心可謂險惡之極。還好這份頗有聲望的刊物在談及本地的經濟時還算誠實；把我們的繁榮，富裕和光明的前景不加以隱瞞，這無形中增加了投資者對我們的信心。但無論如何，這份雜誌能在本地銷售正反映了我們政局的穩定，不怕別人挑撥。我們的外長還和他們的記者作過一段精彩的訪談呢！果然是有外長之風。

上述的例子都是英文的書籍雜誌，在華文的刊物方面却顯得小器了一點。一本區區十六面的蝸牛竟要拖了近半個月才『批准』。這是會給人笑話的而且也會給反國家份子利用來造謠說新加坡缺乏民主。

接下來要談的是『櫥窗社會主義』。許多人都對新加坡有一個不完全正確的印象：她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先進國（現應包括多一個東方的日本）在向東南亞原料腹地進軍的驛站。他們忽視了新加坡社會主義的一面。

所以就讓我們來談談我們的『櫥窗社會主義』罷。首先讓我們來看看我們的工會。我們的工會是強大的，這一點可以從最近發生的一件事情看出來：有某一家美國電子工廠來新加坡設廠，經濟發展局便向他提條件，其中一個便是他要允許他的工人組織工會，但這工廠老板一向來最不喜歡的就是工會了，當然意思也就是他是害怕工會的；所以他拒絕接受這個條件，但經濟發展局也不甘示弱的拒絕他在這里設廠。最後該電子廠的老板只好破例，接受這個條件了。這里邊可能有一番情節不為外人所知，但很明顯的，這間害怕、討厭工會組織的工廠

，現在也贊成他的工人組織工會，願意讓他的工人受新加坡職總的領導，這不是證明新加坡的工運是強大的之外，還能證明什麼呢？一個強大的工運就表明那個國家是有照顧工人的福利而且還鼓勵工人們團結以避免受到資本家過度的剝削。這不正是「社會主義」政策的體現嗎？

另一點要提的便是新加坡的廉價組屋。

我們以四十五分鐘建好一個單位，這一個記錄使我們揚名四海，使我們因作為一個新加坡公民而感到自豪。廉價組屋的受到優先發展正反映了政府對於下層人民的關懷。試想一下，從前往住的是沒有自來水，沒有電流，沒有陰溝系統的亞答屋，既不衛生，又不安全，隨時會有火災的危險。現在的廉價組屋又便宜、又衛生、又安全、又舒服、又……真是說不完。

於是，人民行動黨的政府在人民心中的聲望便大大的提高了。建屋發展局立下的汗馬功勞從此便成了行動黨競選的政治資本。不久前，組屋加價了，這個問題令不少人困惑不解，不明白為何政府會出此一策。其實答案很簡單；因為新加坡的窮人已經很少了。這一點是很容易證明的；譬如，我們是在亞洲除了日本之外最富裕的國家；我們的經濟增長率曾經是十七巴仙；我們是世界第四大港，現在已經很可能是第三港了。既然新加坡現在是富裕了，所以人們便應該分擔因建築費，工資等不斷上漲所帶來的負擔。

最後讓我來分析一下為什麼我們需要有一個櫥窗政治這個更根本的問題罷。首先，如果我們有過多的民主，那我們國內人民的力量將分散，有礙團結，影響政局的穩定。反過來，如果完全的扼殺民主，那會導致如南韓謀殺總統的事情發生而且也暴露了政局的面臨崩潰。這些都會影響投資氣氛，所以唯有用『櫥窗民主』。另一方面新加坡不能走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路綫，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在經濟上自力更生；我們沒有農業也沒有天然資源；我們是依賴我們的人力資源來經營轉口貿易，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從三輪車到銀行，我們都和西方先進國家息息相關，所以我們必須有另一種的社會主義來相配合。

如果有人問我們為什麼不能有農業和天然資源以使到我們有一個更合理的經濟結構呢？會發這個問題的人我想多少是受了謠言製造廠最近新產品——合併的影響。這是危險的。須知道新加坡的成為一個獨立國是一個歷史事實，不能改變的。貨幣和市場的分家更加强了這事實，使到這事實更加不可以改變。我必須說：這是不可以改變的事實；不可以，不可以，絕對不可以改變的事實。不……可以……改變的事實。

## 如何看待南大发展的問題

阿祥

近日來，報章上常看到討論南大的文字。它們所圍繞的主題，簡單地說，就是南大生存價值的問題。這些論爭是因今年南大某些系的新生反常地少而引起的。因此，無論文字中所討論的是什麼問題，最終的目的，還是在問究竟南大生的價值在那裏？更進一步地問，就是南大價值何在？

有許多人包括南大當局都一直在強調南大將不放棄發展成為一間完整的大學，而不會如某些人所擔心那般，成為一間職專學院；而另一方面也加緊推行政府提倡的兩種語文政策。事實上，把南大發展看成是一項純粹的教育發展是錯誤的，因為本質上，南大的存在與其將來的動向，都不只是個教育的問題。

南大不只代表着東南亞唯一的高等華文學府，它也是東南亞華人民族自尊心，以及對本身民族文化自豪感的一種心理象徵，殖民地時期，政府對當地民族的教育事業的漠不關心，使華文教育在當時以自立更生的方式發展起來。在這樣的背景下，華文教育本質上就與殖民地政府有了矛盾，尤其隨着民族主義思想的興起和社會主義思想的被介紹進來，華文教育體系在本地，尤其是四十、五十年代，成為了對本地當權體系的一股反叛力量。南大的成立可說是這種沖突的一個高潮。

殖民地政府清楚地了解到南大在華人社會中所起的作用及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在壓制與它本身利益相沖突的華族民族主義思想時，南大就自然地成為一個中心點。雙方的鬥爭一方面反映了當地民族爭取本身獨立，自主的願望，但另一方面也有人有意無意地利用南大是間華文學府的事實，而歪曲成種族或文化沙文主義的表現。這對於促進本地各民族間的合作及諒解是有潛在的破壞作用。

隨着本地政治局勢的轉變，（馬來亞獨立，新加坡自治），這個矛盾也暫時緩和下來。但人民行動黨內左右勢力的沖突，使到與左翼勢力有關係的南大，也捲入了這場政治鬥爭。1961年行動黨內

左右勢力正式分裂，以及右翼勢力取得政治領導權後，南大自然地又與執政勢力處於對立的地位。為了打擊及消除這塊左翼勢力的溫床，自治政府遂插手干預這間民間大學的發展。而南大的改組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進行的。這項改組明顯地帶有政治色彩。但自治政府為了避免過份刺激當地的華人社會，因此，各種干預及改組也就在教育發展的名目下進行，由自治時期到大馬時期至今天的共和國，它一直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着。

因此，當我們談到南大發展的問題時，就不能忽視這個歷史的因素。

新加坡自治以來在社會經濟結構方面的轉變，也是影響南大發展方面的一大因素。這是因為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也同時反映在政府的政治及教育政策方面。而教育政策也就與南大的發展有直接的關係。

在本質上，新加坡的社會經濟結構還是殖民地時期的轉口貿易型態。再加上日漸增加的外資與工業發展，使新加坡成為一個以自由競爭為主體的資本主義社會。此外，新加坡本身政治發展的影響，以及政府機構，國家行政人員積極參與經濟活動的結果，形成一種獨特的官僚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要維持這個體系，一方面要有相應的社會及文化結構，一方面也必須依靠教育體系來供應符合這個經濟體系所需求的各種人員。由此，整個經濟體系的活動便和教育掛上了鉤。

為了配合經濟體系與外國資本家的需求，我們的教育政策便有了發展工藝教育和推行兩種語文政策。工藝教育所注重培養的是中下層技術人員，是替外國資本家賺錢的工具。至於兩種語文政策所牽涉到的是個更廣泛，更深入的問題。

我們的政府一直都在強調我們這個多元社會中，各民族間的和諧與諒解是我們社會發展及生存的基本要素。行動黨的思想家們認為，假如新加坡各民族間能擁有一種共通的語言及相同的價值觀念，

那麼，我們就能達到上述目的。這也就是建立新加坡文化的基本概念。但不幸的是這些思想家們都以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及價值觀作為建立新加坡文化的藍本。因為，這樣才能配合那個官僚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要求，而這才是整個文化及教育政策的真正目的。兩種語文政策是這方面最好的例子。如果兩種語文政策的目的是使我們能掌握更多的語文，以便適合本地的社會特質，以及平等地發揚各民族的文化傳統，那麼，這個政策是好的，是應該擁護的。但如果這政策的目的是使各民族能多少掌握本身的母語（到小學程度），而更重要的是通過一種共通的語言，灌輸一種以個人為主體，謀求功利與效率，注重文憑資格，少數優異份子領導的價值觀念；那麼，無論這政策表面的目標如何地光明正大，它本質上仍然是為官僚資本主義經濟服務的，而不是為了各民族的共同利益。

南大的改組及近年來的發展，實際上就是在受着兩種語文政策的指引；而如果我們明瞭了兩種語文政策的本質，我們也就不難明白南大將會被引導到什麼方向去，也不難明白為什麼一直有人在大力提議南大應面對「社會現實」，應開辦更多實用的科目了。

當我們知道了南大發展這個問題的本質時，那我們也該明白在這個時候，如果我們還一直在辯論着南大的學術價值，或者某系的前景如何，又在進行着什麼課程修改，甚至南大生的出路等等，那我們就脫離了問題的中心，甚至還會給人一種錯誤的印象，認為是文化沙文主義的表現。

如果把南大發展的問題，看成是純粹教育的問題，或者南大本身與社會現實沖突的問題，那麼，我們的討論將仍然像以往一樣陷于死結。但如果我們把南大的發展看成是我們社會，文化及教育政策的一部份，是對待多元種族社會中，各民族文化傳統的政策的具体表現，那我們才能脫離一路來面臨的癥結，並且使討論更為有意義。

# 新的政治均衡？

## 大馬大選後的政局

國民陣綫能在七四年大選中取勝，早是預料中的事，人們所關心的，是它的成績怎樣？

敦拉薩總理雖然費心機創設了國民陣綫，作為致勝的殺手鐮。然而，明眼的人都明白它只不過是聯盟的翻版。而聯盟只不過是巫統壟斷政權的工具。

到底巫統怎樣壟斷政權？它有什麼法寶能逢選必勝呢？只有掌握了這個問題，才能揣度今後大馬政局的發展方向。

### 巫統以什麼法寶壟權？

「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這是廿世紀以來整個世界的趨勢。

在馬來西亞，土著民族和移民當然會在這大趨勢中，扮演時代的角色。

巫統就是在廿八年前（1946年），代表馬來民族主義反對英殖民政府的馬來亞同盟（*The Malayan Union*）而成立的。

當時第三世界民族主義洶湧發展，巫統提出的「我們要保護，不要合併」口號，比起印尼、越南和緬甸等國家是消極的多了。它代表了受英文教育的保守官僚階級和封建蘇丹統治階級的世界觀。

與這股早期馬來民族主義起鮮明對照的，自然是由鬥爭起家的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和馬來亞共產黨。這股參雜着馬來亞民族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的反英勢力，與巫統接受英殖民政府所提出的馬來亞聯合邦（1948年2月1日成立）有了矛盾。

在這兩股對民族、階級和國家立場持相左看法的勢力中，英國選擇了右翼的巫統。左翼的勢力在1948年六月十八日所頒佈的緊急法令中，被宣佈為非法組織，並被指責為「沙文主義」、「反民族份子」和「極端份子」。

英國輕易地利用種族情緒轉移了國內反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運動。在此，也奠定了種族主義在大馬政治中的作用。（即種族政治 *Communal Politics*）

由于左翼勢力轉入地下，政治立即呈真空狀態（特別是非巫人的代表權），種族矛盾就尖銳化起來。在爭取國家獨立的過程中，這是一種障礙。巫

統於是聯合了馬華和印度國大黨，一方面以聯盟作為爭取國家獨立的代表，另一方面以血緣和種族為號召，分別代表馬來民族和其他種族的利益。這又奠定了聯合政治（*Coalition Politics*）的基礎。

巫統的法寶就是「又聯又分」，運用聯合政治和種族政治，組織聯盟。聯盟外表上以多元種族政黨出現，實質上巫統却為壟斷政權的主體，馬華和國大黨只是伙伴而已。

這批封建的買辦精英（*Feudal Compradore elite*）就在沒有解決國內民族和階級矛盾的情況下，於五七年五月十三日的倫敦憲法會議中，議決在八月三十一日宣佈馬來亞聯邦為獨立國。明顯地，它們一方面讓英國維持在馬來亞六十五巴仙強的經濟權益；另一方面在種族和諧的假面具下，掩蓋了馬來人特權，公民權和新加坡的問題，種下了以後星馬分家和十二年後五一三種族暴動的根源。

隨着六十年緊急狀態的結束，左翼勢力如社會主義陣綫（*Socialist Front*）再度抬頭。但不久就受到聯盟的壓制，並且在無法解決種族偏見的情況下分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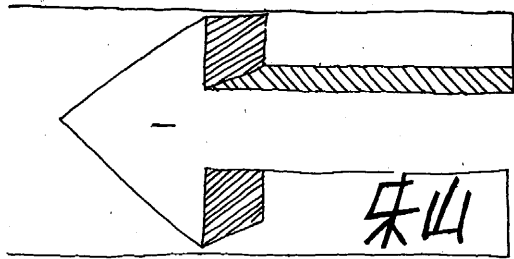
### 五一三暴動的前後

局勢發展到六九年大選前夕，已有改變。

一批新興帶有沙文主義和獨裁主義的馬來中產階級已產生。這批所謂的新先鋒（*The New Guard*）多在本地或中東等回教國受教育。代表份子如馬哈迪醫生、州務大臣哈命。

他們不滿東姑等舊先鋒（*Old Guard*）的領導，認為馬來人的困境是華人造成的。政府應該以更激烈的辦法，加速馬來人在各方面的發展，特別是擴大馬來人的經濟蛋糕（按：時至七〇年，馬來人只擁有全國財富的二巴仙，非馬來人有廿三巴仙，外國人則擁有六十二巴仙之多）不然，馬來人將永遠趕不上華人。這是大選前巫統內的矛盾。

實際上，由于聯盟一路來執行買辦政策，一方面繼續讓新經濟帝國主義者如美日資本家發展他們的利益；另一方面讓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和官僚從都市化和工業化中大賺錢。而所謂的鄉村發展都框在



舊有和新立的經濟剝削基礎上，形成更大的城鄉矛盾，都市問題，並加深了有無階級的差距。這是種族偏見容易產生，種族情緒容易被煽動的經濟背景。

大選結果顯示，鄉村選民支持主張神權主義的泛馬回教黨。它不僅再次奪回吉蘭丹州的執政權，並在丁加奴、吉打、玻璃市和彭亨取得將近一半馬來人的選票。城市及半鄉村選民則支持中產階級政黨如民主行動黨和民政黨，和區域性政黨如人民進步黨，造成馬華的大敗。這種沿着種族和階級矛盾在城鄉兩地域兩極化的發展，明顯地是聯盟沒有進行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平等化的結果。

馬華在大選後宣佈不參加成立政府，使本來已經混亂的局面更為尖銳。反對黨的勝利遊行，以及由哈命所領導的反示威遊行（*Counterdemonstration*）終於觸發了五一三種族暴動事件。

明顯地，政客利用了種族不安情緒，製造了種族糾紛，轉移了國內矛盾的真相。並從中繼續政權的壟斷。廿二個月的行動理事會的統治，證明了馬來國家主義和獨裁主義的出現。議會民主的恢復卻又表示了馬來中產階級民族主義份子的要求。

無論如何，這都意味着種族主義的持續。

## 國陣的成立和背景

五一三種族暴動以後，國內種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十分尖銳。特別在恢復議會民主後，巫統怎樣滿足黨內新沙文主義和獨裁主義的思潮？聯盟面對了城鄉政治兩極化的現實，如何統一國家和人民呢？如果沒有穩定的政治，如何推行新經濟政策呢？

這一連串的難題，却隨着國際大勢的轉變，有了轉機。

七十年代國際大勢的特徵是第三世界在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趨勢中有了成績。其中兩項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中國正式在國際舞台出現（七一年十月進入聯合國）和中東產油國所發動的石油戰！

敦拉薩一方面迎合了國際大勢的發展，逐步佈署他北京之行。另一方面則巧妙地利用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又聯又分」拉攏了砂勝越人民聯合黨

、民政黨、人民進步黨和回教黨，組織了好像超種族的國民陣綫。

七二年一月，敦拉薩先把檳城首席部長林蒼佑請到鴨都拉戰艦上談判。二月十五日成立了檳城聯合政府。這正好發生在尼克遜飛訪北京的前幾天，這不能說是巧合的現象而已。

五月，吡叻聯合政府也成立了。

八月三十一日國慶日上，敦拉薩提出了國民陣綫的概念。

在聯合兩個非巫人政黨，及渲染共產黨勢力擴張的形勢下，刺激了馬來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的團結，加速了七三年一月一日聯盟和回教黨在吉蘭丹、丁加奴和吉打成立聯合政府。

這種大聯合的情勢，正是巫統運用傳統的法寶，以又聯又分的手法，運用聯合政治和種族政治組織了國民陣綫。它一方面滿足了黨內新馬來民族主義者的要求，另一方面緩和了種族和階級的矛盾。強調國家統一和種族和諧的國民陣綫，又保持了巫統政治的壟斷。

因此，敦拉薩和毛澤東的握手，與其說是國際上兩位民族領袖在反帝反修的霸權上，立場一致，倒不如說敦拉薩巧妙運用國際大勢，重新調整了國內的政治。

## 七四年大選的分析

七四年八月的大選，就在國內外雙管其下的大好形勢下舉行。

巫統除了運用傳統的法寶——聯合政治和種族政治——依選民的種族性派適當的代表出來競選外，還千方百計在許多地方確保它們的政權。

首先在國州議席分配上，它已確保三份之二的席位由巫統和回教黨所派出的馬來人出來競選。在西馬一百一十四個國會議席中，巫統佔62席，回教黨佔13席（共七十五席，剛好是國會議席的三份之二），馬華23席，印度國大黨4席，民政黨8席，進步黨4席。在312個州議席中，非巫人的候選人數目在九十名以下，正好確保三份之二的議席由馬來人出來競選。

其次，在選區的劃分中，也確保馬來人的一票相當於非馬來人的三票。這是通過把選民不公平劃分在不同選區來達到的。譬如在玻璃市，丁加奴，彭亨和柔佛等國會議區的選民人數是在三萬三千人以下，而城市區如聯邦直轄區和華人佔多數的選區則多在四萬人以上。譬如烏魯近打，宜力和柔佛登卡羅等馬來選區選民人數是一萬六千人，而吉隆坡市區，八打靈新街場，怡保，萬里望和新山等非馬來人選區選民的人數則由三萬三千人到五萬一千餘

人不等。城鄉州議會選區人數的差異則由四千餘人到二萬餘人不等。

在這種不公平的競選制度下，國陣先聲奪人，在八月八日的提名日中先取得西馬的 32 個國會議席和 42 個州議席。這些不勞而獲的選區，90% 以上由馬來候選人取得。

八月廿四日投票的結果，馬來候選人在馬來選區獲得全面勝利。由巫統和馬回派出的 75 名國會議席，全部中選。反對黨在玻璃市、彭亨和吉蘭丹州議會中全軍盡墨。

大部份的馬來選民是把希望寄托在巫統和回教黨聯合基礎上。鄉村選民雖然相當一致地投給國陣，其中有 6.32% 的總票數投了給獨立人士（80% 由巫統和回教黨黨員組成）及 3.7% 投給人民社會主義黨。由此估計約有 8% 的馬來人不支持國陣。值得一提的是，人社雖然全軍覆沒，它在轉攻丁加奴中，取得將近 37% 選民的支持。

出問題的地方主要在城市地區如吡叻，吉隆坡，馬六甲和一部份的檳城。在三十九名非巫人的國陣國會議選人中，十位落入反對黨手中；在約八十名非巫人的國陣州候選人中，廿三位落入反對黨手中（其他六個州議席分別由民行黨的馬來候選人和馬來獨立人士各取得三席）。而且有相當數目的城市選民投票給反對黨，民行黨獲得總選票的 20.6%；正義黨獲得 5.3%，共 25.9%。明顯地，華人區選民有強烈的反國陣情緒。馬華聲稱獲得八十巴仙的國會議席，實際上它所獲得華人選民的投票率不會增加多少。

## 西馬半島各州 國議席統計表

州屬	國陣	行動	正義
州屬	二	二	一
彭亨	八	〇	〇
吉蘭丹	二	〇	〇
丁加奴	七	〇	〇
玻璃市	二	〇	〇
檳城	九	〇	〇
吡叻	七	〇	〇
雪蘭莪	〇	四	〇
森美蘭	五	一	〇
馬六甲	三	一	〇
柔佛	六	一	〇
合計	四一	九	一

## 西馬半島各州 州議會形勢表

州屬	國陣	行動	正義	獨立
州屬	三	三	〇	〇
彭亨	三	三	〇	〇
吉蘭丹	三	〇	〇	〇
丁加奴	二	二	〇	〇
玻璃市	二	二	〇	〇
檳城	三	一	〇	〇
吡叻	三	一	〇	〇
雪蘭莪	三	一	〇	〇
森美蘭	二	一	〇	〇
馬六甲	一	四	〇	〇
柔佛	三	一	〇	〇
合計	二八	二二	一	五

雖然國陣在 32 個國會議選區不勞而獲，各政黨所獲得的總票數計算起來不能反映整個人民的動向；可是國陣只贏得了 59% 的選票，這不能算是紀錄。反而，只是正常的現象（聯盟在 59 年大選獲得 51.3% 的總選票，64 年獲 58.3%，69 年獲 47.95%）。如果從國陣籌備的時間，雄厚的資本，及掌握宣傳工具看來，這不能算是好成績。

### 結 論

在五十年代，東姑首創「聯盟」的概念（容納馬華和國大黨）使他執政廿年。如今七十年代，敦拉薩首創「國民陣綫」的概念能維持多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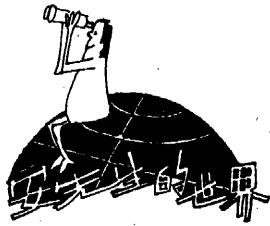
短期看來，正當世界大亂，東南亞政局動盪不安的情況下，國陣是能暫時穩定政局。

長期而言，國陣能否代表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嗎？如果巫統把國陣當作是一項長遠的政治解決方案，以達到一個以巫統壟斷的政權為目的，議會民主無疑將成為政黨求權求存的包袱。最終，必會被人民所認清而遺棄的。

如果情勢不允許突破政治的壟斷，而改頭換面的國陣又不足以克服更根本的社會貧窮和經濟不平衡，巫統會不會重蹈五一三的悲劇呢？

這是大家值得思考和認識的。





## 兩篇禱文

恐怕是魔鬼纏身吧，安先生好像越來越倒霉了，寫的文章，可刊登的地方越來越少。爲了消除霉氣，今自擬禱文一則，以備在早起，飯前，及臨睡時默誦：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爲聖。願你的國降臨，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及一切因你而作戰的沙場上，或黑人的教堂上，倘若他們不能進入白人的教堂。我們日用的糧食，今日賜給我們，尤其是通貨膨漲的現在，因爲每日的麵包我已買不起來。免我們的債，因爲我們一直忙個沒完，也搞不清楚，究竟負了誰的債。不要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雖然我時常開你的玩笑，觸怒你，及其他類似你，一樣兒偉大的權威，請原諒我，因我深信，你絕不會那樣兒小器。主啊，當我執筆爲文的時候，請提醒我不要牽涉敏感問題，觸犯安全法令，雖然像坐巴士那樣兒小的事情。因爲我不願爲此而坐牢並上電視，或被罰當兵，雖然我不反對國民服役。」

仁慈的上帝啊，請予我力量，讓我永遠幼稚，永遠長不大。並教我如何把國家大事管他娘，而且這本來就不是我該管的。指引我，領我活在過不完的十七歲中，睡在夢不完的夢季裏；做我的牧羊人，把我變得軟綿綿，嬌滴滴，令我心有千千結，愛她又恨她，爲藝術而藝術，爲文藝而文藝。當我像瓊瑤般地迷濛，依達般地多情，主啊，那時候兒，天國近了，男女讀者，皆大歡喜，除了切齒痛哭的我自己，阿門。」

單讓自己得救是一種自私的行爲，這是不對的，所以我也替報刊主編擬了一篇禱文，希望他能在早起，飯前，及臨睡時默誦，不負我的盛意。

「萬能的上帝啊，請赦免我的罪，若我一時不慎，刊出開你玩笑的文字，或觸犯類似你那樣兒大人物的文字，請原諒我，不要錯把我置入地獄，我寧願上電視；況且文責應由作者自負，我只不過是個編輯。」

請你把類似安先生那樣兒的糊塗虫從魔鬼的手中拯救出來，賜他靈感，教他談風說月，論吸大麻後的奇妙感覺。指引他，做他的牧羊人，令他今天寫阿倫狄朗的鼻子，明天寫甄珍結了婚，後天寫水瓶座的女孩子適合什麼顏色，雖然這全不關他的事，當然也不關我的事，關誰的事，只有萬能的主知道。然而，還要予我刊登的力量和勇氣，萬一他真的寫出這些勞什子出來的時候。

啊主，請用你的聖靈感應他，並吩咐他，叫他切勿開我飯碗的玩笑。因爲我的飯碗，可能就扎在他手上，如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仁慈的上帝，我虔誠地懇求你，請你賜一些大人物寬大的胸懷，當他們疑心一些如安先生之流的作者在諷刺他的時候，其實可能不是那麼一回事。如果你（或大人物）大大地發怒，主啊，（或大人物啊。舊版聖經沒有大人物等字。祈禱者可隨便選用，）原諒他們吧，因爲他們所做的，他們自己不知道，他們不知道，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

香港大學學生會，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出版  
青年文學獎文集

內容包括第二屆文學獎優秀作品、來稿分析  
評判講話、寫作路向等等。

售價港幣二元

第三屆青年文學獎

74年11月底截稿

聯絡：香港薄扶林道港大學生會或

香港沙田中大學生會

第三屆青年文學獎籌委會收

馬大華文學會主辦文藝創作比賽

〔截止日期延至十一月卅日〕

宗旨：〔甲〕推廣健康文藝，打擊灰黃文化。

〔乙〕繼承並發揚馬華文藝的優良傳統，  
反映時代的精神，反映現實社會的面貌。

地址：文藝創作比賽工作組

BOX 97, C/O FACULTY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MALAYA

# 小國生存之道

譯自『李光耀的新加坡』第六章

## 旅遊業

另外一個發展中的地方是絕後島，島上原有的，只是一些防衛的設施，面積是六百四十九依格，這個島在1968年由英國交還給新加坡國防部，這個島最終被決定用來發展旅遊業，於是它就換上一個較羅曼蒂克的名字——聖淘沙島。在這個島上，也展開了一個總值四億元的計劃：包括座落於山頂的旅館，十八個洞的高爾夫球場，一個游泳划船的场所，由英國人設計的公園，海濱設施，餐館等。

旅遊業初期只佔國內總生產的15%，但到了七十年代便佔35%。爲了發展旅遊業，李氏決定在他的方針上作幾個調整，第一：儘管如何的反對「黃色文化」，但對有利可圖的香艷表演却視若無睹，於是報紙上，可以有如下的廣告：「六名英國金髮肉彈在本星期前來表演無上裝阿哥哥舞以娛觀衆。」並且公衆人士不只會見到那36吋的尤物，更會通過一些佈置巧妙的鏡子，看到不只6位，而是60位女郎，這些在亞洲各旅遊勝地雖沒有什麼特別，但在這端莊的新加坡却是一大妥協。

另外一個令人吃驚的讓步是「黑街」——白沙浮，這條街是東南亞最色情的地方。一個連自動點唱機都嚴詞厲色的加以反對的政府，對這個却不動聲色，甚至還讓旅遊局在國際什誌宣傳。在李氏的政府所唱的高調襯托下，很明顯的可以看出，在新加坡是生意第一，原則第二。

曾經有一個時候，新加坡政府計劃如何使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佔領新加坡的日本將軍山下奉文（Tomoyulci Yamashita）變成一位光榮的人物，據說這是因爲據研究，日本旅客將大大增加，而且前注意大利的日本旅客比前來新加坡的還要多出六倍，這計劃是要塑造一個英軍司令把新加坡奉給山下奉文的蠟像。

在新加坡和美國的抗議者聲言將在建好後把它炸燬，一家後來被封閉的報紙說過：「儘管歷史的事實需要接受，但建一個紀念碑無疑是一種怪誕的歷史自虐狂，而爲了吸引日本旅客而出此下策更是猥褻的。」旅遊促進局的答覆是：「你無能隱瞞自己的歷史啊！」

另一個大獲旅客讚揚的是新加坡已變成了一個花園城市。當李氏上任時，新加坡到處都像牛車水那樣的不堪入目。有一天早晨，李氏決定不能讓它如此下去，必須把它美化，於是，似乎從決定到實

行之間沒有時間的間隔。隔天，植樹組在路旁，交通島，公園種上了花草，各店主也必須保持店口的整潔。丟垃圾變成一項嚴重的禁例，於是口號又多了一個：建立一個清潔綠化的新加坡。

新加坡的進展也有一些是幸運得到的，當這個島國成立時已是普遍的有一般推進的力量把有如台灣和香港等國家推向繁榮，可觀的浮動資金也流入東南亞。對於那些急於找尋避風港的投資者，東南亞是個吸引人的地方。李氏比其他亞洲國家在經營管理上是值得令人信服的，他似乎是要提供和香港一樣的環境，只要達到的目的，不擇手段，他把新加坡經營得像一個私人企業，讓他的股東獲得他自認爲優厚的股份。

在1970年，據官方數字，每個新加坡人的收入是每年叻幣2620元，據聯合國的分類法，貧富的界綫是叻幣1500元，1970年的數字比起1963年增加了74%，世界銀行把這個共和國列爲第35富國。

但一些官方數字是誤導人的，例如在1972年—73年度的預算案中每人的收入竟然超過一千美元。於是財政部長不得不破例的解釋它是由於那些在新加坡的經濟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外國人所獲得的高薪所導致的。但就算扣除了這些人，一個真正代表新加坡人收入的指數，又能夠顯示出真正新加坡富人和真正新加坡窮人之間的鴻溝嗎？

對於官方數字抱著懷疑態度的人不只是政治上的反對者，就連西方的學者專家，在新加坡從事研究後也對它們表示懷疑。依恩·布坎南（Iain Buchanan）在他的新加坡在東南亞一書中，經過一番艱巨的研究後達到的結論便是：新加坡的繁榮還是留在殖民主義的框里，整個經濟體系的剝削性質和極端的不平衡仍舊沒有改變。

他花了五年的時間把英文報章的報告，以及個人的資料整理完後，結論是新加坡的官方數字是異常不協調，並且不準確。新加坡在六十年代末期便成了西方和東方（日本）經濟帝國主義的一部份，而這種帝國主義的特色便是對資源選擇來加以發展，並且利用區域和種族間的不平均來全面的控制，布坎南（Iain Buchanan）利用許多事實來指出，李光耀其實只讓上層的10%致富和滿足，官方數字和高樓大廈之類的東西都無法蓋住令人不愉快

的另一方面，例如60%的人口每年的收入等於600元叻幣，不及全國平均收入的1/3。

公共住屋把窮人由貧民窟遷移到組屋來，只是外表上改變了，但他們和社會還是隔離的。一個只照顧到居住環境的城市計劃並不能解決一個社會經濟問題。公共住屋的計劃除了清除了貧民窟，也成了政府政治控制的工具，經濟學人便會報導一個英國商人對大芭窰所作的描寫——鋼骨水泥的一九八四年。

新加坡正趨於繁榮與進步——布坎南對這個一般人當作事實的問題提出質問，而且他的是一個強有力的挑戰，有客觀數字支撐的一個挑戰，他也揭露出行動黨全面統治下繁榮的另一面。他也指出十三年來累積下了許多錯誤的信念。

行動黨獨斷獨行了這麼久，李光耀是感到自豪和滿意的，他在1972年3月對全國職總宣佈新工資制度時說：「1971的結束也讓我們經濟史告一個段落。我們從嚴重的失業到全民就業，從1961-70，國內總生產在物價穩定下增加了三倍。」

「今日的新加坡像六十年代初期的德國和荷蘭，有着逐日增加的外地勞工。我們現在是要在具有實質的增長下保持了工資的穩定，有控制地增加工資，或者是爲了短期的利益——花紅，加薪等而破

壞了未來的經濟。所以勞方，資方和政府需要一齊來重新制定政策以適應這個新的社會和就業情況。」

接下來，總理便宜佈了公務員的特別津貼和公積金的提高——作爲提高工資的前奏。長時期被凍結的工資總算放鬆了一點。下層人民可以開始希望分享繁榮的成果了。

接下來是什麼？文化工廠？

作爲一個公民在擁有了電視機、冷氣機、按鈕式電話機和一輛「罵死你」之後還會有什麼要求？文化嗎？或許。

新加坡獨立后幾年，一位到訪的亞洲編輯找上了人民行動黨的理論家，當時的文化部長。他們是老朋友了，所以談話在自由的氣氛中進行：

部長：你覺得新加坡怎樣？

編輯：（信口而出地）偉大。

部長：你這是什麼意思？

編輯：就是偉大。

部長：我不認爲我會喜歡你的語氣。

編輯：我剛從椰加達及馬尼拉來。那兒什麼都行不通。在這里，我的電話打得通，抽水馬桶能用，樣樣東西都清潔而且經過消毒。新加坡就是偉大。

部長：好罷，老友，那你憂慮些什麼？

編輯：你看，這意味着什麼呢？人民怎樣了呢？

他們沒有思想嗎？我看不出這兒的人有本身的思想，本身的感覺。

部長：他們很高興啊。你看到那些現代化的高樓大廈嗎？我們提供良好的住屋給他們居住。

編輯：對他們的思想你們做了些什麼？

部長：對於這個，我們正在考慮。給了他們一個清潔的城市，現代化住宅，以及一個強大的經濟后，我們現在正在考慮。應該給他們怎樣的文化。

編輯：（頓了一頓）文化工廠是否也將建在裕廊工業區嗎？

——談話結束——

阿海譯

LEE  
KUAN  
YEW'S  
SINGAPORE

T.J.S.GEORGE

## 新成公司 SIN SENG & CO.,

新嘉坡大坡紐美芝律（二馬路）一三三號

電話：七四一七一 電報：一三三〇

133, New Bridge Road, Singapore, 1.

Tel: 74171 Cable: 1330

中国玩具进出口商  
零沽批发无任欢迎

IMPORTERS AND EXPORTERS OF CHINA TOYS



# 民心爭奪戰

译自『李光耀的新加坡』第四章

阿海

在亞洲，那些剛從宗主國手中爭取到獨立的領袖在國家獨立后也就安于現狀的把這個事業承繼下來了。但新加坡的情形可就不同了。這些衣著樸素，每日八時準時上班而且爲了他們的黨肯花三分之一的薪水的領袖，對於上流社會的繁文褥節都加以避免，于是他們——李光耀和他的同僚便成了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了。

其他國家的領袖一上台照例是對人民來一番懷柔，但李光耀却不同，他一開始便是以身作則的苦幹。在任職的幾天內便作了兩個令人從此對他刮目相看的決定：(一)公務員的薪水被減少，(二)警告資方若觸犯政府的工業和平的政策將被監禁，工人也受到類似的警告；同時大學學術人員的薪金也減少了，至於反抗則冠以叛逆的罪名，而挪揄星馬兩地關係的報章被稱爲從事顛覆工作。于是虎報(TIGER STANDARD)關門大吉，海峽時報也把總部遷移到吉隆坡。除了這些，他更進行一個如火如荼的反黃運動，希望藉着禁止脫衣舞和舞廳以消除這種對一個健康社會的發展有害的色情文化。他上任的第一天，八份黃色刊物即被封。同一天，他也對各種保安措施作了一個兩小時的檢查，並和警察總監和特別小組的主任進行了商談。

從這些，都可以清楚的看出李氏如何及爲什麼毫不猶豫的把民主的權力加以削減。他這樣做並不是爲了個人的利益，他堅信他對新加坡所作的安排是正確的；西方的民主將只有對它的實踐加以阻碍而已。李氏一路來就是一個富有理想的人，並且他不要像許多知識份子型的政治家往往處于一種有心無力的狀態，李氏一開始便相信必須擁有各種必須的權力才能實踐理想。

李氏成了一個老練的演說者；他不斷的和人群接觸。他和工人、商團、星大、南大的學生、公務員，西報的記者，華文記者，外國通訊員，回教徒，印度人等接觸，而他只有一個目的：放棄不同的身份和背景，只爲了一個唯一的新加坡而和政府合作。

這種合作是作爲愛國的證據而不是呼吁或要求；這是李總理的獨門作風，他一路來就深信凡是反對他的人就是新加坡的敵人。基于這種人生觀，他初期的工作便是設法消除異己。但在自治時期的首

幾年，英國倘擁有政治上的監督權，所以只能利用合法的手段來進行，這對李氏來說是不成問題的，因爲在這方面他比他的對手懂得更多。

他上台的首三年可以說是危機四佈的，若于次他差點被攆下台，但時勢造英雄，他總是很湊巧的能夠安然渡過那些難關。一方面是他在黨中有一群忠心耿耿的隨從——杜進才，吳慶瑞和拉惹勒南；另一方面，他所碰到的對手都缺乏政治才幹。李氏在政壇上的幸運就是因爲他從來沒有碰到一個和他一樣強的人。于是他終於把對手一一打倒。在這方面，英國給他的幫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李氏也知道一旦獲得政權必須要與共產主義者展開一場長久的鬥爭而且他也預備面對它。但第一個到來的威脅却不是來自黨內的左翼勢力，而是一個和他同樣走中庸路綫的人——王永元。

王永元和李氏在領導層的競選中差點成了總理，後來他終於只做了一個國家發展部長。但大家都知道這只是第一步棋而且是平分秋色的一着。李氏對王永元也就『刮目相看』了，而王永元也知道李氏是預備對付他了。于是他決定單獨行動——開始在黨的基層建立自己的勢力。並在1960年6月一個黨的會議中開了第一炮。

王永元的選區——芳林，提出了一個有關改善行動黨的十六點議決案，主要內容是說黨內缺乏民主，並且愈來愈右傾，而且整個黨是由一個統治集團管着。王永元顯然是以自己的受到群眾支持來作后盾以問津領導層的交椅。但在這過程中他對於領導層對他的支持程度作了錯誤的估計，而李氏則決定要用一個能收到殺雞教猴這種效果的手段來對付王永元。

先是由主席杜進才在會議中以黨的集體領導受到挑戰爲理由，拒絕接受該議決案。接着下來便是針對王永元個人的討伐了，而不再是那十六點議決案。黨的中堅份子把這份議決案看成是王永元用來掩飾自己反黨的活動和在作一個市長和部長上的失敗。他們指控他毀謗同事並且在黨內要建立一個自己的帝國。

很明顯的那些中堅份子緊跟隨着一個由李氏策劃着的計劃進行的。從事黨史研究的馮清蓮女士指出：從六月廿日會議的記錄中，的確可以看出這

個有關於王永元反黨活動的課題已被討論過了。在黨的會議中，各領袖皆採取一致的路綫……很明顯的，這些領袖事前已達成同樣的結論了：—現在是把王永元的『污點』公諸世人的時候了。

這是一個既緊湊又緊張的會議；李氏的支持者一個接一個的被叫起來發言——王永元也抗議這個會議的變成一個審判；他如果事前知道，那他便會預備辯詞。他說持槍的秘密警察分佈在會場的周圍以威脅黨員。『這不是黨內第一次運用軟硬兼施的陰謀，也不會是最后一次』。

會議中王永元所謂的那種『事前串通』的因素使他除了從芳林代表外無法從任何人得到支持。領導層使到整個會議一致通過了一個開除王永元的動議。他先被去掉了國家發展部長一職，然後才由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以『企圖干擾黨的團結和破壞黨的集體領導』正式加以開除。立法議會中有兩位支持王永元，但也迅速的被踢出黨外。芳林支部也因呈上那叛逆性的議決案而被封閉。

王永元進入立法議會中的反對勢力，但這場鬥爭並沒有因此結束。王永元還以為他可以依賴群眾的支持。但李氏在把王永元完全的打垮之前是不肯停手休息的。王永元也自投羅網的在立法議會中繼續和行動黨鬥爭。他嚴厲的指責行動黨，他指控總理的裙帶風主義。六個月後，即十二月，杜進才動議立法遣責王永元的『耻辱行為』，該議案指王永元『屢次應用他在立法議會中的權限作為他在議會內外對無知人民進行惡毒謊言的外套』。

王永元看着進入了四面楚歌的情景，便在立法議會要召開一特別委員會來討論上述有關的指控時，他在早一天便提出辭職。但李氏絕不如此輕易就放過他。他設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並親身參與聽審過程。該委員會把王永元對李氏和政府所作的控訴化為烏有而指責王永元蠻橫和沒有憑根據的，指他為一個不可信任的人。這無形中不只在政壇上把王永元完全的打垮，也是在社會上完全的暴露王永元。王永元的私醜都被公開，他被指為一個大騙子，並且擁有兩個妻子。

像李氏這樣的做法在新加坡這樣一個華人的社會里真可以說是盡殺絕了。這是不給人留下面子下台的作風。新加坡的華人被行動黨領導層這種『非常西洋式』的打鬥作風看得目瞪口呆。

一九六一年四月芳林補選的日子終於來到了。這形成了王永元和另一位華校出身後來做了文化部長的易潤堂之間的交鋒。這是新加坡最大規模的一場競選。整整經過七星期李氏傾力而出，再加上左翼勢力因為一些他們自己的原因也支持政府的競選者，可謂興師動衆的對付一個人。

但那人仍舊得勝，而且不只勝利，却是以73%的多數票獲勝。這種形式的勝利令李氏非常的洩氣。他的第一個反應便是學福建話。因為他親眼看見王永元以福建話向芳林區的選民演說而自己却無法和他抗爭。〔他也學華語，但他自己的客話却還不行〕。他這種亡羊補牢的做法並不能掩飾內心的痛苦。他和他的同僚還會一度考慮要辭職呢！

至于王永元，這場勝利令到他更具信心；但他却發覺到他自己已淪為區區一個芳林區的地方領袖。四年後他又再度辭去立法議員。據行動黨的解釋，這是由于一些和吉隆坡的政府那方面有聯絡的人答應讓他在一個錫礦擁有股份。于是王永元也就逐漸的銷聲匿跡了。

王永元這一事件又再次顯示了李氏的對手所犯的錯誤也同樣的給李氏帶來了不少好處。如果王永元曾和左翼勢力聯合則李氏恐怕已被打倒。但王永元只是希望他那十六點議案會自動的吸引他們，可是不幸的是左翼把他看成一個投機份子而不給予支持。正如一些左翼份子後來指出：『如果那份議案不是由王永元提出來而是由林清祥提出來的話，那麼新加坡的歷史就得重寫了。』當李氏在芳林補選失敗後萌起辭職的念頭時，左翼亦力挽他留下來，因為他們顧慮到接着上台的政府會鎮壓他們。那時，他們似乎完全不知道李氏準備在將來用什麼來對付他們。

李氏是一個很快便會從經驗中學乖的人，他也沒有因為這個挫折而浪費太多的時間。有一點令到他安慰的是黨內那些左翼的反對勢力比他更加的感到不是味道。他們認為如果芳林補選一事表達了群眾對行動黨政府的不支持，那麼他們也會因為和行動黨太過密切而遭受到反對；他們正不知道好不好轉而投靠王永元。左翼的領袖們正不知應向那一邊轉才好。

左翼這種混亂的局面給予李氏一個機會。他決定用王永元一向支持的理論——一個獨立的新加坡是會被人當作『第三中國』看待的——來作為自己用來向馬來亞和英國領袖談論有關合併的論點，並且使到他的政府擁有一個偉大的使命來追隨，而且可能還能成功的打敗黨內的親共份子因為他們目前對合併的立場仍然是充滿矛盾的。

他迅速的採用這條政治路綫，他宣稱如果讓獨立派獲得勢力的話，新加坡就會落入共產黨的手中了；而到那時，英國或馬來亞皆無法解救新加坡治安上的威脅了。李氏的這一個信條很快的變成了新加坡的生活方式了。

在馬來亞的緊急狀態時期，目標終於實現了。馬來亞的東姑阿都拉曼在王永元勝利後的一個月在

新加坡所作的演說中建議以一個包括馬來亞、新加坡、沙巴、砂勞越和汶萊的馬來西亞聯邦。東姑很可能是受了李氏政府的辭職和恫言一個更激進的左翼集團將起而爭掌權的威脅，他曾如此的向一個訪問員說：「我不願意我的腳下有一個古巴」。

這是馬來亞第一次對這個李氏幾年來賣力推銷的概念作了表示贊同的反應。雖然加進了沙巴，砂勞越和汶萊把局勢改變了不少；但無論如何，這一個時候必定曾經是李氏非常快樂的一個時候；這在歷史上象徵着殖民統治的完全瓦解，在政治上，這意味着李氏可以放手的加緊對親共份子的壓迫。

這個機會令人意料不到的來到；那是當安順區行動黨的議員突然去世而召開的補選，李氏決定好好的利用合併的問題；因為他相信人民是歡迎它的，同時他也可以和親共的對手決一雌雄。這是李氏慣用的技倆——選擇一個重要關頭，向對手在一個他選擇了的問題上作挑戰，然後從對手的混亂，緊張中獲勝。對這個手段的運用可以說是所向無敵的——一直到現在。他和親共份子合作了整十年，現在他選了安順區補選來作為那個決定性的時機。

果然不出李氏所料，親共份子這一回失去了戒備，安順區的補選是緊隨芳林補選而來，而左翼勢力已來不及自己獨當一面來問津這次的補選了。可是他們又不能和王永元合作，因為他那時顯得全滿不在乎的樣子，於是他們只好再一次投靠行動黨，但這時李氏決定孤立他們了。

星馬合併對左翼來說一直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東姑忽然的這麼一提反而令他們疑心起來。他們把這個看成是李光耀和馬來亞的領袖聯合起來消滅新加坡的左翼勢力以挽救行動黨免于下屆大選的失敗。他們是很擔心吉隆坡政府比現在自己有參與一份的行動黨政府更加壓迫他們。

李氏正是巧妙的利用這種心理把他們矇在鼓里，使他們不知道作為總理的李光耀和馬來亞談判合併的情形時，便往壞的方面設想：內部治安在合併後將落在吉隆坡政府的手中。李氏便是如此這般的迫到他們只好採取了一個反對合併的立場。於是和以前較早的立場互相矛盾，他們的內部也因此而被搞得大亂了。

不知是有意或是無意的，英國的政策和李光耀的配合得很好；正如李氏事後指出的，英國有推翻行動黨的陰謀。李氏描述他的探員如何發現親共委員出入英國專員的屋子。其實他們的臉孔都是大家所熟悉的，而且又由前門出入，本來就不需要動用偵探來發現林清祥等人 and 英國專員的會談。

S. 兀哈爾 (WOODHULL) 參與會議之一者却指出他們和英國專員的會談還是由于李氏曾對他們做過一個「友善的警告」：謂如果他們

對有關自治的事迫得太甚，他將辭職，那時英國便會介入以清除所有左翼份子。據兀哈爾說，李氏自稱是英國人親自跟他講的。左翼份子認為這是一個重要關頭而且如果這真是英國的計劃的話，他們將考慮退出政壇，但他們要向英國專員證實這一點，於是便有了這一場風波。

兀哈爾記得英國專員會向他說，他做為女皇陛下的代表的人主要的職務是要維持和平，只有在生命受到威脅時才會插手。李氏則以一種詭譎的語氣來描寫這一些會談。據他說，林清祥和他那一夥人以為通過合法的途徑，只要不干涉到軍事基地則英國人會讓他們來治理這個小島的。

在安排這些會談時，或許英國人有他們自己的目的：或試探左翼的思想並找出一旦有危機時究竟是什麼人會站出來負責。懷疑心很重的李氏一向來就不喜歡左翼和英國直接發生接觸。但結果反而是他獲利。因為這些會談鼓勵了左翼勢力，他們決定自立門戶了。這正中李氏下懷，因為李氏正要孤立他們並且和他們攤牌。

一方面因李氏的不合作令到他們沮喪，另一方面吉隆坡對他們的態度也令他們擔憂，現在又受到英國對於他們法定權利做了保證的鼓勵，於是他們決定和李氏分手了。

下期續完

  
**亞東眼鏡公司**  
**ORIENTAL OPTICAL CO**

WHOLE SALE & MANUFACTURING OPTICIANS

特設機器 自製鏡片 出品精良

光度準確 电机驗眼 科學配鏡 精配隱形眼鏡

Optometrists, Manufacturing Opticians  
& Corneal Micro Lens Consultants

---

小坡大馬路三四八号  
348, North Bridge Road, Tel: 333232

大坡歐南栢二二一號 (大牌廿一號)  
221, Outram Park, (Blk. 21) Tel: 97513